四庫全書

子部

言行龜鑑卷七

元 張光祖 撰

民政門

張忠定公知益州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自披剃為僧僚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張忠定公在蜀主帥翌日送賊三十餘人請公治之公悉給憑遣

之令各著業去帥怒曰何給憑縱賊公曰昨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張忠定公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歐陽公曄為鄂州崇陽素號難治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與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

因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
以左令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
也不敢以累他人
燕公肅判刑部故事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
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
就法不以上請公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
三十六旹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罪
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不

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蒲有之矣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恵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吳正肅公奎知蔡州蔡故多盜公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者欲藉

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内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趙清獻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增米價公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

富鄭公自鄆州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然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

杜正獻公聽訟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為

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使吏不得為奸及其臨民則
政簡而易行始居平遥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
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
陽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
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范忠宣公知齊獄多屠販盜竊遂盡呼出立於庭下戒
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
復案官司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

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者減舊歲之半

沈内翰文通治杭州人有貧不能葬及女子孤無以嫁者公以錢賙濟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為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陳古靈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古靈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使人迎至後閤祠之引羣因立鐘前言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

摸之則有聲古靈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
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入帷以手摸之既出
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
鐘有聲不敢摸也

呂許公行狀河北自五代末即筭民鑄公嘆曰王道本
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他路自是農器
無征

呂申公知河陽時役法已定類多張虛數以取羨餘蓋

所統五縣歲取於民者有募監倉庫人等錢三千九百二十七緡而官未嘗募人實以軍吏代役又有追償舊牙校重役錢五千五百緡然至是所償已盡而取於民遂為定數歲輸之無已時公為括其數以告於朝請一切蠲之以寛下户之輸錢者詔付司農竟不行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靳提舉宗說監滄州鹽山縣務日嘗攝縣事有繫囚坐
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且甚
願得一別母而死宗說惻然釋囚縛令人與俱至家既
而更獲所殺人者

韓億知洋州日有大狡李甲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
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已子又醉其嫂
而嫁之盡奪其奩槖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甲賂獄
吏嫂姪皆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

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孫公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公公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公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其錢為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周公敦頤在合州郡民心悦誠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在下之人亦不從趙清獻公為使者或譖之清獻感臨之甚厲𠁅去猶不釋而先生處之超然也

康節先生閒居林下時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生風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公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孫公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簳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簳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也

虞公允文在浙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公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埸其利甚溥而爲勢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

奇以足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符下日諸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谷志古清修集云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騷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髙公防初為澶州防禦使張從恩判官有軍校段洪進盜官木造什物從恩怒欲殺之洪進紿云防使為之從

恩問防防即誣伏洪進免死乃以錢十千馬一疋遺防而遣之防别去終不自明既又以騎追復之歳餘從恩親信言防自誣以活人命從恩驚歎益加増重

言行龜鑑卷八

元　張光祖　撰

兵政門

錢宣靖公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悉有規節深為戍將所服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閒暇時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有成功者今若水亦儒特曉武事深可嘉也

陳公執中知青州兼一路安撫使索民錢數萬貫修城民間苦之會賊王倫起沂州入青州境執中遣傅永吉掩擊盡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能超遷閤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對曰臣非能有所成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行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多永吉之讓而賢執中謂宰相曰陳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以執中參知政事

張忠定公復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

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
聽民得以米易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
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
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

薛公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
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挺身叩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
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
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相繼捕獲是時

非公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

种世衡將軍城青澗元昊寇邊有幷吞關中之意其將綱哩拉號雅哩克王䝉號天都王各統精兵於別部元昊倚為心腹將軍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為人堅朴白於帥府表充經畧司指揮凡居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乃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怨望將軍知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嵩泣對曰嵩貧賤無

狀蒙將軍恩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
辭捶楚乎將軍乃遺雅哩克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
居之儀別以數語隱辭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
密縫之告嵩此非瀆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
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橐一部為信牌遺雅哩克嵩
受教至雅哩克所居致將軍命出橐龜投之雅哩克知見侮
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
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雅哩克不敢匿乃封其信

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雅哩克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詰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畨雜坐雅哩克預焉召嵩庭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緑衣小竪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不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雅哩克書戒不得妄泄

令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篩中急
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
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雅哩克陰遣愛將假
為雅哩克使於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日
館勞之問西夏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廹雅哩克
所部多不能悉適擒西夏數人因令隙中視之夏人能
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將軍意决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
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凫鴈侍左右於是儐贊引使者

出拜使者傳雅哩克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雅哩克有心内附乃厚遺使者曰為吾語若主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雅哩克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為置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雅哩克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敵至急勢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西夏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為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　世衡嘗以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僚

屬為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詞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范文正公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親戒諸路養兵蓄鋭毋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

狄武襄公青自請擊儂智高以青為荆湖南北路宣撫

使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復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荆湖江南皆可憂矣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畧若專以智髙事委

之必能辨賊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
置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智高陷賓州復入邕州十一
月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
將萬人擊智高逗留不進戰敗遁歸道死者二千餘人
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
之由是懈惰不為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
如僚寀無所嚴憚每議事喧爭不用命己酉狄青悉集
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

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慄莫敢仰視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高守崑崙關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公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出戰大敗殺獲三千餘人智高走還城官軍追至城下智高夜棄城走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之平皆卿功也

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賔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更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

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人馳報云是夜三鼓公已奪崑崙矣

司馬温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惟王存乎

詹良臣字唐公嚴州人以累舉恩得官爲縉雲尉方臘起青溪聲揺江淮賊犯處州良臣曰捕盜吾職也率弓兵數十人往禦之爲賊所執賊欲降之良臣罵曰汝輩何敢反往年李順反戮於蜀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

戮於河北同惡無少長棄市尸為狗鼠食汝輩何敢反賊怒劀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絶聲見者為隕涕賊平官其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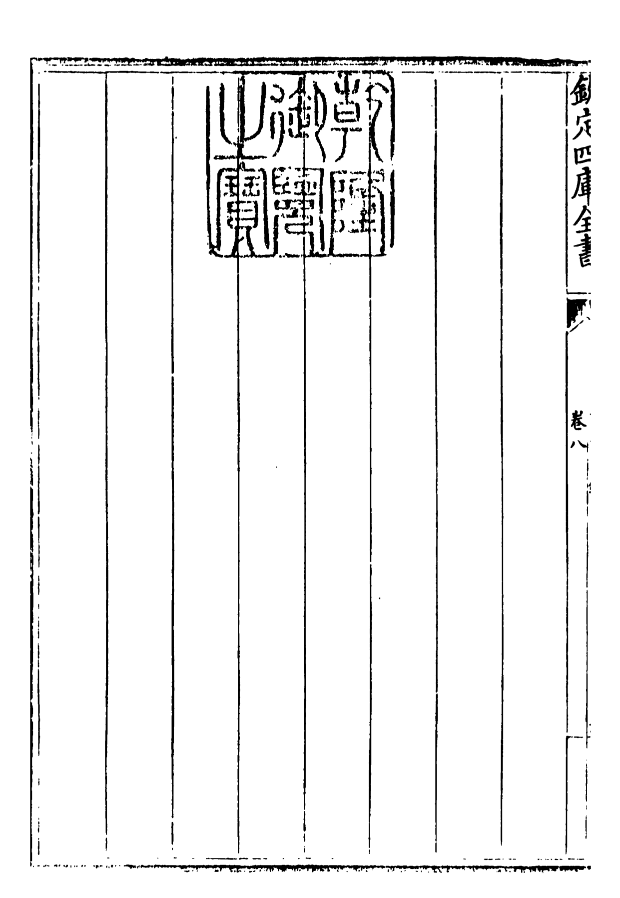
李侍郎若水靖康二年金人攻陷太原屢以講和割地為説耿南仲之徒力主和議正月上如青城金人請上相見二月上皇帝后如青城俱留金營尼嗎哈逼上易服若水叩頭流血固爭不可若水死之金人曰我破大遼死義者十數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

劉忠顯公韐初金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韐
在鎮豈有此禍金益知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紿以割地
遣公往金以其國僕射韓正館公於壽聖院正言國相
尼瑪哈欲用公公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明年
正月正見公言欲以公為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
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等曰金人乃欲用我我當
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為不義屈
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

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此予所以有死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巵酒以衣條自縊燕人嘆曰劉相公忠臣也

劉公平與西夏戰于延州三川口戰少却都監內臣黄德和引兵先走平轉鬬三日賊問主將何在何不降平使人應之曰狗賊不降我何降也以衆寡不敵與石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數駡曰狗賊我頸長三尺何不速殺我縛我何之乎遂見殺

張公克戩字德祥出知汾州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掠太原金兵來攻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克戩畢力捍禦晝夜不少懈太原陷汾益危克戩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朝廷辱父祖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拒守踰月城壞賊既入城克戩朝服南向焚香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於難者凡八人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